

灾后保护“没先例”，“童话世界”仍美丽

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回访记

清澈的湖水中矗立着密密麻麻的钙华。九寨沟管理局地质灾害监测员任元说，在五花海湖泊中间，有几股清幽的水流从湖底冒出，这是九寨沟的“独步天下”的秘密之一。

“没有先例”的保护之路

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灾后保护和恢复，全世界没有先例。”朱忠福说，他们始终坚持“尊重自然，适度干预”的原则，突出自然修复、生态修复。并建立了九寨沟灾后恢复重建专家库，邀请了包括7名院士在内的27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景区保护与恢复出谋划策。

在诺日朗瀑布处，记者见到到飞流而下的瀑布，像巨幅白色细纱挂在悬崖上。杜杰说，地震后诺日朗瀑布上方形成一条16.5米长的裂缝，水流从裂缝漏走。“专家认为，如果不弥补裂缝，瀑布处可能受余震和水流充实继续坍塌，并对上游的诺日朗群海19个湖泊及镜海造成破坏。”

今年上半年，专业人员把震损的钙华体填充到裂缝之中，诺日朗瀑布景观也得以恢复。而在珍珠滩瀑布处，沟底还能依稀见到碎落的钙华体，但其保护和恢复方式是“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”——让大自然来修复。

对景区的保护难度还在于对地质灾害隐患的治理上。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二标段现场技术负责人杨进说，在地灾治理中，由于场地狭窄，很多材料只能用吊车梯次运送，还不能砍树，不能修施工便道。“修拦截网时，遇到树木都是把网破开。”

今年九寨沟县遭遇的暴雨泥石流，也给灾后恢复重建带来巨大挑战。四川华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工人熊波说，6月25日，泥石流从山里直接冲出来，冲毁大量施工材料。“当

天我们坐着装载机才撤出去，第二天就有工人不干了，太危险了。”7月10日，九寨沟县再发暴雨泥石流，导致断路、断水、断电、断信号，材料运输极其困难，严重影响了地质灾害治理的进度。

“转型”的村民生活

以前这个季节，九寨沟景区周边早已人山人海。今年景区关闭期间，一些村落借机“升级”，而另一些村民则临时“转型”。漳扎镇紧邻九寨沟景区，位于镇上的九寨沟县第二人民医院和漳扎镇小学在地震中损毁严重，如今正在重建。工地上，原来在宾馆做厨师的徐庭凤正在搬砖。工友开玩笑说他的动作像拿锅铲舞舞。“景区关闭后，我在亲戚引导下，到这里来务工。”徐庭凤说，他的收入跟以前比相差不多，但学到了另外一门技术。

“在这里务工的群众，都要进行技能培训，让他们有一技之长。”华西集团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明鸣说，在漳扎镇施工片区，有30多位贫困村民、80多位普通群众务工，占了施工人数的一半。在全县，参与灾后重建的当地群众达到6581人次，其中贫困人口有727人。

在漳扎镇牙屯村，村民们之前一直依托九寨沟景区从事旅游业。牙屯村共有39栋老西藏式房屋，在九寨沟地震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。第一书记沙松说，目前正在根据规划，修建新藏式木屋。要利用震后的空窗期，对整村进行提升，提高村里的旅游接待能力。

“过去一年不平凡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梦在前方，路在脚下。”九寨沟县委书记罗智波说，只要科学高效地继续做好灾后重建，未来的九寨沟必将更加美丽。

新华社成都8月7日电(记者周相吉、李力可、薛晨)2017年8月8日，一场7级地震打破了“童话世界”四川九寨沟的宁静。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遭遇重创，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也受到巨大影响。在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，九寨沟景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九寨沟县受灾群众生活过得如何?记者进行了回访。

“童话世界”的浴火重生

在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记者进入九寨沟景区勘查，不仅见到到飞流直下的瀑布、蓝色透明的海子，还见到因地震而形成的新地貌——它们已稳定下来并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。

在九寨沟原来的景点双龙海处，水流从树林漫过，在断崖处倾泻而下，形成一个“L”形的瀑布。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处长杜杰说，这个瀑布高8.4米，长85米。“震前这个瀑布掩映在灌草丛中，规模小，鲜为人知。地震后瀑布规模扩大，形成了新景点。”杜杰说，经过一年的观察，新的景点状态比较稳定。

这个新瀑布的形成与上游的火花海决堤有关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火花海犹如一个下沉十几米的篮球场，蓝色的溪水缓缓从缺口处流出。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高级工程师朱忠福说，地震时火花海堤坝决堤，湖水冲向双龙海，冲走林下植被，形成了如今的双龙海瀑布。“虽然原来火花海景点不存在了，但也形成了火花海震后遗址。”如今，火花海周边，还设立了裂缝监测仪，用于观察地质变化。

九寨沟景区27处世界自然遗产点除火花海外，其余景观变化较小。记者在下季节海、诺日朗瀑布、珍珠滩瀑布以及五花海等景点发现，秀丽景色与几年前并无二致。在五花海处，

今年以来，为治理不孝行为及不正之风，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成立由区委政法委牵头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分局、司法局、扶贫办等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，开展法制宣传和教育引导，增强群众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。同时，在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扶贫工作站设立举报电话，受理群众对不孝行为的举报，对赡养纠纷实行优先受理。

袁州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欧阳琨表示，百善孝为先，孝老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可现在有的子女有经济能力却拒不赡养老人，有的子女自己住新房好房却让老人住破房危房，有的子女对患病老人不看望、不照顾。“为让广大群众自觉履行赡养义务，营造尊老、爱老、敬老的浓厚氛围，我们在全区开展依法治理不孝行为专项行动，向不孝行为说不。”

该区“先礼后兵”，针对调解无效引起的赡养纠纷诉讼，由区政法部门优先受理、优先审判、优先执行，并对赡养案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；对情节恶劣的，依法严肃处理；对构成犯罪的，从严从重快速追究刑事责任。家住珠泉街道塔下路的87岁老人许某英，在老伴去世后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3个女儿对她不闻不问且拒不承担看护费，经街道干部劝说调解无效后，7月24日，许某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3个女儿承担她在敬老院的看护费用。袁州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赡养案件优先受理，将于近期开庭审理。

该区还“拉黑”不孝人员，建立不孝行为“黑名单”制度，联合惩治不孝行为。对明确拒绝赡养老人、不尽赡养义务、故意拖欠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的当事人，由区法院依法判决后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，向社会公开，发出限制消费令。据介绍，不孝行为“黑名单”人员将不能享受信贷、教育、就业、产业奖补等优惠政策，相关生产生活及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。(刘萌)

3岁接受面试培训，学前掌握3000汉字

幼升小果真需要如此“衔接”?



“争先恐后” 新华社发 徐骏 作

焦虑的家长

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，包括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沈阳等在内的19个热点大城市幼升小就近入学率已达到99%。既然绝大多数小学都已实现就近入学，为何“幼小衔接”培训仍然大受追捧?

记者采访发现，部分民办小学可以通过面谈等方式选择招生，这成为培训机构紧盯的市场。它们倡导超前早学，培训具有极强的应试针对性，家长也在机构营造出的“鸡血”环境下越发焦虑。

广州李女士的孩子暑假后即升入大班。为了明年的幼升小，李女士已经搜集了厚厚的攻略：某某小学面试时家长和孩子分开，会考孩子算数题、画画、跳绳、叠被子等；某某小学面试时有三个老师，第一个老师问姓名、来自哪里，然后计算题、英文从1数到10，第二个老师考看图说话，第三个老师问父母电话号码、工作内容……“每个民办小学的要求都不同，培训班可以有针对性地辅导孩子。”李女士说。即使是打算就近进入公立小学，家长们也普遍担心如果

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(记者胡浩、吴振东、周畅、潘旭)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面试技巧、仪容口才……本应恣意奔跑嬉戏的年龄，许多孩子却被家长塞进教室接受“幼小衔接”培训。

疯狂的培训

在上海一家专为应试民办小学招生而开设的“幼升小精英培训班”，孩子们拿着平板电脑做题，并模拟升学面试一般回答老师的问题。在这个培训班里，最小的孩子仅有2岁半。

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中班孩子的幼升小课程时，一位姓杨的老师反问孩子此前有没有上过拼音、英语培训班。记者回答说“没有”后，这位老师反复强调，必须抓紧了，时间不多了，“因为已经荒废了两年”。

杨姓老师给记者介绍了一个让孩子“迎头赶上”的方案：暑期里孩子每天来机构学习，开学后每周来两次，收费3万元。按照这家机构“幼升小”孩子的知识标配，幼儿园毕业前孩子要掌握3000个汉字、100以内加减法和简单的英语会话，此外还要基本掌握汉语拼音。

在上海，幼升小、小升初，一直是家长择校的重点环节，其中以竟相追逐逐知名民办中小学为主流，某些“第一梯队”民办学校招生甚至百里挑一。

部分民办小学采取面谈方式招生。“不能告诉老师自己爱看动画片、玩游戏，不能说自己的外号是小霸王、小淘气”，也不能说平时父母没时间陪，都是姥姥姥爷陪着……”某“幼小衔接”培训机构的老师反复提醒孩子们，按照事先背好的标准答案回答老师提问，万一老师问了其他问题，一定要说“好的一面”。

安徽合肥一家培训机构自称“已成功开办幼小衔接教育五年以上”，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会重点教宝贝怎么表现自己，以便更好地获得老师的关注和喜欢。”



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，一名村民骑摩托车行驶在锡乌公路上(7月26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卢焯摄

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8日电(记者柴海亮、刘诗平、任会斌)盛夏的库布其，黄绿相宜，一片片治沙林、一个个人工绿洲如“金镶玉翠”，在烈日下闪耀着生命之光。

一条新修的双向四车道穿沙公路，纵贯南北，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伸向远方。无人知晓这是库布其沙漠里的第几条公路，而众人皆知往西几公里一条窄旧的公路是第一穿沙公路。

“谁也忘不了第一条穿沙公路!”正在为新公路做扫尾工作的工人门肯巴雅尔说，“没有它，沙漠里的老百姓走不出去，脱不了贫，库布其生态也不会有这么大变化。”

48岁的门肯巴雅尔是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的牧民，20年前，他曾参加了修建第一条穿沙公路的治沙大会战。

库布其沙漠位于黄河“几”字弯南侧，面积1.86万平方公里，横跨内蒙古杭锦旗、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等旗区，为我国第七大、距北京最近的沙漠。沙起库布其，数小时后即可扬落千里之外的京城。

“黄沙滚滚漫天来，白天屋里点灯台。行人出门不见路，庄稼牧场上沙埋……”这首民谣，唱出了库布其沙漠曾经的苦痛与忧伤。由于大漠阻隔，一些村庄、牧点，几成与世隔绝的孤岛，牧民去趟镇上，步行、骑骆驼，要走两三天。有的孕妇难产，死在了前往医院的路上。许多人因困苦而背井离乡。

旗里唯一的工业企业亿利集团的前身杭锦旗旗场，距最近的火车站不到70公里，却被大漠阻隔，外运产品需绕行300多公里，吨盐运输成本增加几十元，企业经营十分艰难。

为解决沙区群众、企业“行路难”，保生存、促发展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杭锦旗决定修建一条穿沙公路。这是库布其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，能不能修?10名勘测设计人员和1名记者在无数人期待的目光中，赶着毛驴闯进了大漠。头顶烈日，脚踏热沙，忍饥挨饿，高温使摄像机都停止了工作……29天后，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大漠，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1997年6月16日，穿沙公路破土动工。人声鼎沸，机声隆隆，不知沉睡了几千年的库布其沙漠苏醒了。边修路边治沙，杭锦旗组织了7次万人治沙大会战，以保护新修的公路不被流沙掩埋。

上到六十岁的老人，下到八九岁的小学生，上万人组成治沙大军，扛树苗、锄柳条、平沙丘、打沙障……工地上人山人海，骡马嘶鸣，号子声、马达声、刀锹声，响彻云霄。沙地上，搭起露天食堂，20多人一口锅，铁锹当铲，沙坑作灶，沙子卷进锅里，半饭半沙，人们笑称为“沙拌饭”。

“清汤挂面碗底沙，夹生米饭沙掺牙，帐篷闷听大风吼，早晨起来脸盖沙。”回忆起当年大会战的场景，人们依然心潮澎湃。

修路缺钱，全旗干部群众、企业纷纷解囊，群众十元、几十元，干部几十元、几百元，共捐款400多万元。

历时3年，杭锦旗人在沙漠中打通了第一条贯通南北、畅通内外、长115公里的公路，它南起杭锦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，北抵乌拉特前旗乌拉山火车站，称锡乌公路或S215线。

公路在延伸，绿色在铺展，大漠深处崛起了一道“绿色长廊”。修路与治沙、治穷联袂成一体，“死亡之海”由此变成了“希望之海”。

没有奋斗，哪来的波澜壮阔?杭锦旗人为之付出了无尽的艰辛，付出了无数的血汗与汗水，但收获的何止是一条摆脱贫穷落后的“有形”的路?何止是一座生态财富的“金山银山”?一个熠熠发光的不屈不挠、敢为人先、解放思想、艰苦奋斗的“穿沙精神”，已然成为泽被后世的巨大财富。

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牧民乌日更达赖，是穿沙公路修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。当年的大会战，让他学会了技术、开阔了眼界、转变了观念、体悟了精神，回到家乡后，开始大面积开荒治沙造林，20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，8万亩治理区如今草长莺飞，年收入近20万元。他也因治沙被评为全国劳模。

“穿沙公路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”51岁的乌日更达赖说，如果不修穿沙路，生态又不治理，全家人只能背井离乡。

像乌日更达赖一样，受益者岂止百万。陈许，当年的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图古日格嘎查牧民，看到“邻居”杭锦旗如火如荼地修建起穿沙路，同样为库布其沙漠所困的他心想“为什么人家能修，我们就不能修!”1998年，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举全乡之力修起了一条30公里长的穿沙公路，第二年沙区牧民人均收入为此增加了1000多元，群众欢欣鼓舞。

“如果没有当年杭锦旗穿沙公路的榜样力量，我们也不会有自己的壮举。”今年60岁的陈许说，“它就是库布其人的指路明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它还在我们的心里闪亮发光。”

今天，锡乌公路上车来车往，公路两侧，极目远望，绿色无边。今年底，已超期服役10年的库布其首条穿沙公路将被新修的穿沙公路所取代，新公路比旧公路缩短40余公里。

但是，精神不灭，它已犹如一座丰碑，高高地矗立在大漠上。

大漠丰碑：库布其首条穿沙公路